



東坡集卷第二十一

論八首

省試刑賞忠厚

之至論一首

御試重巽申

論一首

學士院試孔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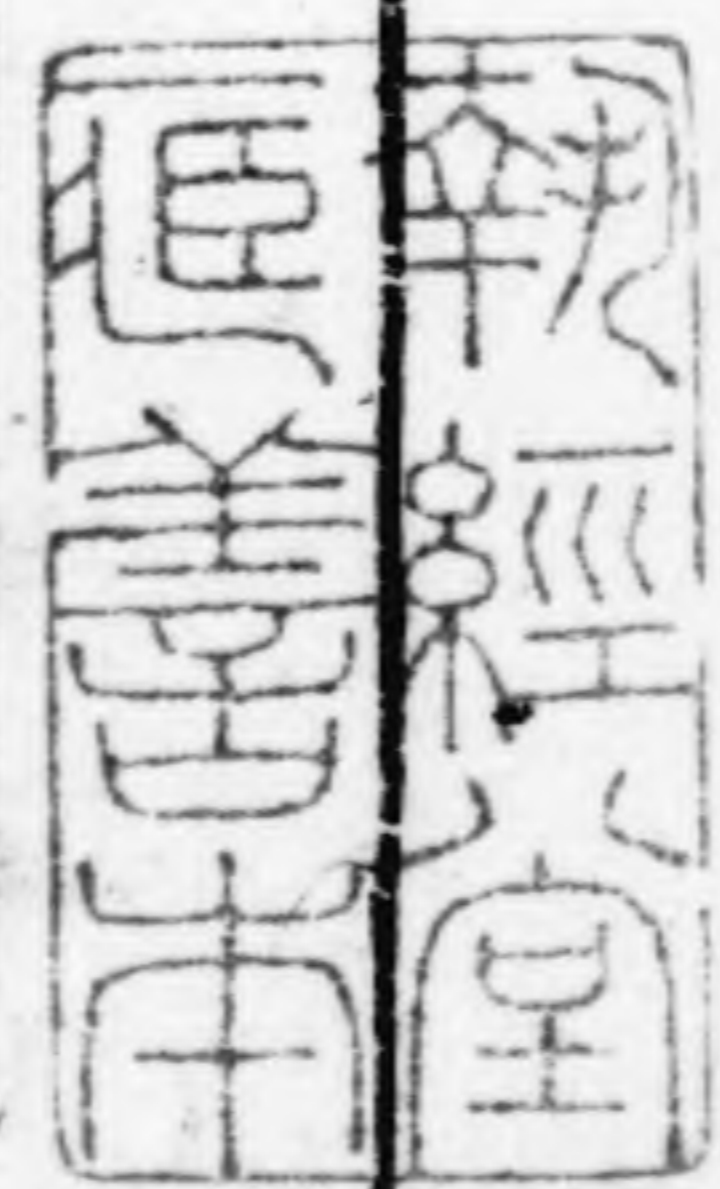
從先進論一首

學士院試春秋

定天下邪正論一首

後正統論三首

思治論一首





不坡集卷第二十一

論八首

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一首

論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曰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





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  
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  
之時臯陶爲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  
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  
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圯族旣而曰試之何堯之  
不聽臯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  
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  
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  
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  
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

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  
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  
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  
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  
足以滿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  
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  
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  
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  
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  
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責備而責人責實究因其寢貶之



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謹論

御試重巽申命論一首

論曰昔聖人之始畫卦也皆有以配乎物者也巽之配於風者以其發而有所動也配於木者以其仁且順也夫發而有所動者不仁則不可以久不順則不可以行故發而仁動而順而巽之道備矣聖人以為不重則不可以變故因而重之使之動而能變變而不窮故曰重巽以中命言天子之號令如此而後可也天地之化育有可以指而言者有不可以求而得之者今夫日皆知其所以為燠雨皆知其所以為潤

雷之震皆知其所以為震雪霜皆知其所以為殺至於風愆然布於天地之間來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入噓而炎吹而冷大而鼓乎大山喬嶽之上細而入乎窾空蔀屋之下發達萬物而天下不以為德也草木而天下不以為慈故曰天地之化育有不可求而得者此聖人之所法以令天下之術也聖人在上天下之民各得其職士者皆曰吾學而農者皆曰吾耕而食工者皆曰吾作而用賈者皆曰吾負而販不知聖人之制命令以鼓舞通變之道而使之安乎此也聖人之在上也天下不可由而不可言而不可



可議蓋得兵巽之道也易者聖人之動而卦者動之時也●之彖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而巽之九五亦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而說者謂甲庚皆所以申命而先後者慎之至也聖人憫斯民之愚而不忍使之遽陷於罪戾也故先三日而令之後三日而申之不從而後誅蓋其用心之慎也以至神之化令天下使天下不測其端以至詳之法曉天下使天下明知其所避天下不測其端而明知其所避故靡然相率而不敢議也上令而下不議下從而上不誅順之至也故重巽之道上下順也謹論

學士院試孔子從先進論一首

論曰君子之欲有為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強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為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目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強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國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為堯舜之君而吾民為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為以盛味論湯者此戰國之策士



以已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於魯回之中  
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懷戎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  
霸度其身足以爲霸者之位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  
論古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  
而後合甚矣鞅之懷詐捩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  
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  
之不能從是故設爲高論以術之君旣不能是矣則  
舉其國惟吾之所欲爲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  
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不  
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

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  
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  
而少毀焉者知其始於少賤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  
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  
王之禮樂猶方圓水火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  
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  
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  
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旣合也則繼以先王之  
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



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為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為而為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為是君曰能之則受而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已所欲為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及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既而道

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為為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謹論

學士院試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一首

論曰為穀梁者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請因其說而極言之夫春秋者禮之見於事業者也孔子論三代之盛必歸於禮之大成而其衰必本於禮之漸廢君臣父子上下莫不由禮而定其位至以為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故孔子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舉禮而不治其他以之出入周旋亂臣



雖君莫能加焉知天下莫之能用也退而治其紀綱  
條目以遺後世之君子則又以為不得親見於行事  
有其具而無其施設措置之方於是因魯史記為春  
秋一斷於禮凡春秋之所褒者禮之所與也其所貶  
者禮之所否也記曰禮者所以別嫌明疑定僭祿也  
而春秋一取斷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  
不能決者皆至於春秋而延非定於春秋定於禮也  
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為人君而不知  
春秋者前有諱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子而  
不知春秋者守經守節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

推夫禮義之失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其意皆以<sup>為</sup>為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  
敢辭夫邪正之不同也不直若黑白使天下凡為君  
子者皆知類淵凡為小人者皆知桀跖雖微春秋天  
下其孰疑之天下之所疑者邪正之間也其情則邪  
而其迹若正者有之矣其情以為正而不知其義以  
陷於邪者有之矣此春秋之所以丁寧反覆於其間  
也宋襄公疑於仁者也晉荀息疑於忠者也襄公不  
將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諸侯此其心豈湯武之心哉  
而獨至於戰則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



之素而欲一旦竊取其名以欺後世苟春秋不為正  
之則世之為仁者相率而為偽也故其書曰冬十一  
月乙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之書  
戰未有若此其詳也君子以為其敗固宜而無有隱  
諱不忍之辭焉苟息之事君也君存不能正其違沒  
又成其邪志而死焉苟息而為忠則凡忠於盜賊死  
於私暱者皆忠也而可乎故其書曰及其大夫苟息  
不然則苟息孔父之徒也而可名哉謹論

後正統論三首

至和二

摠論一

正統者何邪名邪實邪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  
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  
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二人者  
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  
為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實也  
大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  
待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  
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  
趨於實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  
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憂焉不亂以亂



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不貴之恃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於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五曰欲重天下之實於是乎始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子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爲賢於後世之君百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者亦

無以爲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

辨論二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而霸統之說起於章子二子之論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辨以全歐陽子歐陽子之說全而吾之說又因以明章子之說曰進秦梁失而未善也進魏非也是章子未知夫名實之所在也夫所謂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名耳正統者果名也又焉實之知視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章子以爲魏不能一天下不當與之統夫魏雖不能一天下而天下亦無有如魏之強者吳雖



存非兩立之勢柰何不與之統章子之不絕五代也亦徒以爲天下無有與之敵者而已今也絕魏魏安得無薛哉正統者惡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故天下雖不合於一而未至乎兩立者則君子不忍絕之於無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也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於一德既無以相過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強於是焉而不與之統亦免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章子曰鄉人且耻與盜者偶聖人豈得與篡君同名哉吾將曰是鄉人與是爲盜者民則皆民也士則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皆坐乎

苟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則鄉人何耻邪聖人得天下篡君亦得天下觀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何耻邪吾將以聖人耻夫篡君而篡君又焉能耻聖人哉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下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相遠也且章子之所謂正者何也以一身之正爲正邪以天下有君爲正邪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無取乎私正也天下無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湯武既沒吾安所取正哉故篡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章子曰祖與孫雖百歲而子五十則子不得爲壽漢與晉雖得天



下而魏不能一則魏不得為有統吾將曰其兄四十而死則其弟五十為壽弟為壽乎其兄魏為有統乎當時而已章子比之婦謂舅嬖妾姑吾將曰舅則以為妻而婦獨奈何不以為姑乎以妾為妻者舅之過也婦謂之姑蓋非婦罪也舉天下而授之魏晉是亦漢魏之過而已矣與之統者獨何罪乎雖然歐陽子之論猶有異乎吾說者歐陽子之所與者吾之所與也歐陽子之所以與之非吾所以與之也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且其言曰秦漢而下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為名甚尊而重也嗚呼吾不喜夫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重其名不幸而皆得歐陽子其敢有所不與邪且其重之則其施於篡君也誠若過然故章子有以啓其說夫以文王而終身不得以魏晉梁而得之果其為重也則文王將有愧於魏晉梁焉必也使夫正統者不得為聖人之盛節則得之為無益得之為無益故雖以梁而加之篡君而不為過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晉梁之所得者皆吾之所輕者也然後魏晉梁無以愧文王而文王亦無所愧於魏晉梁焉



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邪  
亦或不以其道得之邪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  
也於是乎舉而歸之名歐陽子曰皆正統是以名言  
者也章子曰正統又曰霸統是以實言者也歐陽子  
以名言而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章子之  
意以霸統重其實而不知實之輕自霸統始使天下  
之名皆不得過乎實者固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  
過乎實也則吾以章子為過乎聖人聖人不得已則  
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能之且吾豈不知居得其  
正之為正如漢不如至公大義之為正也

言蓋亦有不得已焉耳如章子之說吾將求其精

舜以德三代以德與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

以力晉梁以弒不言以實言之則德與

功不如德功不如德與功力不如功弒不如力是堯

舜而下得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于晉梁高而章

子以為天下之實盡於其正統霸統之間矣歐陽子

純乎名故不知實之所止章子雜乎實故雖晉梁弒

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反不過乎霸彼其

初得正統之虛名而不測其實乘之所至也章子則

告之曰爾霸者也夫以弒君得天下而不失為霸則



章子之說固便乎篡者也夫章子豈曰弑君者其實  
止乎霸也哉蓋已舉其實而著之名雖欲復加之舉  
而不可得也夫王者沒而霸者有功於天下吾以為  
在漢唐為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晉漢周得之吾  
猶有憾焉柰何其舉而加之弑君之人乎嗚呼吾不  
惜乎名而惜乎實也霸之於王也猶兄之於父也聞  
天下之父嘗有曰堯者而曰必堯而後父少不若堯  
而爭為兄則瞽鯀懼至僕妾焉天下將有降父而至  
於僕妾者無怪也從章子之說者其弊固至乎此也  
故曰莫若絕乎名絕乎名故晉祭之得天下其名曰  
正統而其弑君之實真惟天下後世之所加而吾不為  
之齊昌焉於是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天下實於此  
又不重乎章子曰堯舜曰唐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  
曰人占之人輕重其君有是也以為其霸統之說夫  
孰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說而不可吾亦將曰  
孔子刪書而虞夏高周皆曰書湯武王伯禽秦穆公  
皆曰誓以為吾皆曰正統之說其誰曰不可聖人之  
於實也不傷其名而後從之帝亦天子也王亦天子  
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傷若章子之所謂  
霸統者傷乎名而喪乎實者也



思治論一首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倦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顧而莫肯為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於不立也苟立而成矣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平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興錢幣茶鹽之法壞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六十平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

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澶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平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強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強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志不忘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所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平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強



吏之不可擇是豈真不可邪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貴於立者以其規摹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摹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衆人以為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為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乎產以為下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今夫富人之營宮室也必先

料其貨財之豐約以制宮室之大小既內決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為屋若干度用材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材葺吾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其日而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當則規摹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為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媮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為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



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凡今  
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議論豈不甚美而可樂哉  
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規摹不  
先定也用捨系於好惡而廢興決於衆寡故萬全之  
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  
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責而所發之政無成效  
此猶適千里不齎糧而假勺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  
當用之藥而百藥皆試以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  
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  
世之後子孫之強弱風俗之好惡皆可得而逆知之

何者其所施而一則其勢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相  
公自始爲政而至於霸其所施設皆有方法及其成  
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答犯之在晉范蠡之  
在越文公句踐嘗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爲未可及  
其以爲可用也則破楚滅吳如寄諸其鄰而取之此  
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與明者熟策  
之而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強如  
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摹之發之以勇守  
之以專達之以強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摹之內而  
無務出於其所規摹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



者未之有也財之不豐兵之不強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委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獨擅而兼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其得失固未可知也雖不可知而此三者決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收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蓋世有好劍者聚天下之良金鑄之三年而成以爲吾劍天下莫敵也劍成而很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鑄而不知收也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遇數人欲壞之

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上之人方且眩瞽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哉古之人有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且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變秦法也櫻萬人之怒排舉國之說勢如此其逆也蘇秦之爲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聯六姓之疎以爲親計如此其迂也淮陰侯請於高帝求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亦言於世祖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爲落落難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謀人國功如此其疎也然而四



子者行之若易然出於其口成於其手以爲既已許  
吾君則親挈而還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  
得爲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下之意也非有  
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用之有子而自養  
之耳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六十年於  
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歟非不知收意者  
汗漫而無所收歟故爲之說曰先定其規摹而後從  
事先定者可以謀人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況於  
謀人乎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  
服於朝廷者不篤而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

於是非而不知其所從從之則事舉無可爲者不從  
則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  
人各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  
衆也富人謀利也常獲世以爲福非也彼富人者  
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爲而莫或害之所欲  
而莫或非之事木成而衆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  
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籠其氣也欲事  
之易成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天下之士不可  
以力勝力不可勝則莫若從衆從衆者非從衆多之  
口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貞從衆也衆多之口



非果衆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有非其私說者也於吾爲衆於天下爲寡彼衆之所不言而同然者衆多之口舉不樂也以衆多之口所不樂而棄衆之所不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者衆矣古之人常以從衆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衆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謂逆衆歟怨而不可行者莫若減任子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嘗有一言何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然也從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卹矣故爲之

說曰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苟知此三者非獨爲吾國而已雖北取契丹可也

東坡集卷第二十一



東坡集卷第二十一

策問十八首

私試策問八首

永興軍秋試策問一首

國學秋試策問二首

試館職策問三首

省試策問三首

省試宗室策問一首



東坡集卷第二十二

策問十八首

私試策問八首

問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與亡者常出於其所不憂也請借漢以言之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當時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什滅而不復續及至呂氏之禍則猶異姓也呂氏既已滅矣而吳楚之憂幾至於亡國方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



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為變則又過於異姓遠矣文景  
之世以為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百世而無憂至  
於武帝諸侯之難少衰而匈奴之患方熾則又以為  
天下之憂止於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諸侯王既已  
無足憂者而匈奴又破滅臣事於漢然其所以卒至  
於中絕而不救則其所不慮之王氏也世祖既立上  
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而下悼王氏之禍於是  
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  
權以為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而  
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撻腕而遊談者以為天子

一日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  
召諸將而內脅其君宦官既誅無遺類而董卓曹操  
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  
輒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  
之勢其皆有以取之歟抑將不可推如江河之徙移  
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自知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救  
而莫之為也今將使事至而應之患至而為之謀則  
天下之患不可以勝防而政化不可以勝變矣則亦  
將朝文而莫質忽寬而驟猛歟意者亦有可以長守  
而不變雖有小患而不足卹者歟願因論漢而極言



其所以然

問昔三代之際公卿有生而爲之者士有至老而不  
遷者官有常人而人有常心故爲周之公卿者非周  
召毛原則王之子弟也發於畎畝起於匹夫而至於  
公相則蓋亦有幾人而已士之勤苦終身於學講肄  
道藝而脩其廉隅以邀鄉里之名者不過以望鄉大  
夫賢能之書其選舉而上不過以爲一命之士其傑  
異者至於大夫極矣夫周之世諸侯爲政之鄉皆其  
世臣之子孫則夫布衣之士其進蓋亦有所止也當  
是之時士皆安其習而樂其分不倦於小官而繫焉

之故其民事脩而世務舉及其後世不然使天下旅  
進而更爲之雖布衣之賢得以驟進於朝廷而士始  
有無厭之心矣官事之不脩民事之不緝非其不能  
不屑爲之也先王之用人欲其人人自喜終老而不  
倦是以能盡其才今以凡人之才而又加之以旣倦  
之意其爲弊可勝言乎今夫州縣之吏有故而不得  
改官者盤桓於州縣而不能去久者不過以爲職官  
令錄仕而達者自縣宰爲郡之通守自郡之通守以  
至郡守爲郡守而無他才能則盤桓於太守而不得  
去由此觀之是職官令錄與郡守四者爲國家棄材



之委而仕不達者之所盤桓而無聊也夫以太守之重職官令錄之近於民而用棄材焉使不達者盤桓於其職此豈先王所以使人不倦之意歟嗟夫蓋亦有不得已也居今之勢何以使天下之士各安其分而無輕於小官何以使此四者流徙不倦而無不自聊賴之意其悉書于篇

問古者師出受成於學兵固學者之所宜知也今關中之事又諸君之所親履而目見者昔者六國之世秦盡有今關中之地地不加廣也而東備齊南備楚近則備韓魏遠則備燕趙有敵國之憂而無中原之

助然而當是時也攘却西戎至千餘里今也天下為一獨以關中之地西備羌戎三方無敵國之憂而又內引百郡以為助惴惴焉自固之不暇以百倍之勢而無昔人分毫之功此不可不論也古之為兵者戎其地則用其地之民戰其野則食其野之粟守其國則乘其國之馬是以外被兵而內不知此所以百戰而不殆也今則不然或邊用東北之人糴糧用內郡之錢騎戰用西羌之馬是以一郡用兵而百郡騷然此又不可不論也昔者衛為狄所滅齊桓公以車三十乘封文公於楚丘及其末年至三百乘故其詩曰



匪直人也秉心塞淵駮牝三千以爲資之四夷則衛之所近者莫若狄當是時也狄與衛爲仇讎其勢必不以馬與衛然則衛獨以何術而能致馬如此之多邪今欲使被兵之郡自用其民自食其粟自乘其馬而不得其術故願聞其詳

問三代之祭禮其存者幾希矣其全國不可以一日而復然今天下郡縣通祀社稷孔子風伯雨師與凡山川古聖賢之廟此其禮尤急而不可闕者也武王伐商師渡盟津有宗廟有將舟將舟社主在焉則是社稷有主也古者師行載遷廟之主無遷廟則以幣

玉爲廟不可一日虛主也一日虛主猶不可若無主而爲廟可乎是凡廟皆當有主也今郡縣所祀未嘗有主而皆有土木之像夫像安出哉古者祭奠不有尸詩有靈星之尸則祭無所不用尸也祭而不用尸者是始死之奠也不然則是祭殤也今也舉不用尸則如勿祭而已矣儒者治禮至其變尤謹嚴而詳今之變主爲像與祭而無尸者果誰始也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簠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也鬼神不能謂詩



與人接也故使尸毀立之今也無尸而受胙於虛位不亦鄙野可笑矣夫今欲使廟皆有主祭皆有尸不知何道而可願從諸君講求其遺制合於古而便於今者

問易之為書要以不可為必然可指之論也其始有畫而無文後世聖人始為之詞蓋亦微見其端而其或為仁或為義或大或小則付之後世學者之分然世益久遠則學者或入於邪說故凡孔子之所為贊易者特以防閑其邪說使之從橫旁午要不失正而非以為必然可指之論也是故其用意廣而其詞約

竊嘗深觀之孔子蓋有因文詞而由益於其詞之義者甚衆比之初六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之初九復自道何其欲吉象曰復有之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象曰損有之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象曰損有之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夫既已言之矣而孔子又申於其詞之義則孔子固多言也乃者故願與諸君論之問古之為爵賞所以待有功也以為有功而後爵天



下必有遺善是故有無功而爵者六德六行以興賢  
人是也古之為刑罰所以待有罪也以為有罪而後  
罰則天下必有遺惡是故有無罪而罰者行偽而堅  
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辯以疑衆殺是也夫人  
之難知自堯舜病之惟幸其有功故有以為賞之之  
名惟因其有罪故有以為罰之之狀而天下不爭令  
使無功之人名之以某德而爵之無罪之人狀之以  
某惡而誅之則天下不知其所以從而上亦將耗亂而  
喪其所守然則古之人將何以處此歟方今法令明  
具政若畫一然猶有冒昧以僥倖巧詆以出入者又

況無功而賞無罪而罰歟  
問聖人之言各有方也苟不達執其一方而輒以  
為常則天下之惑者不可以勝原矣昔者孔子以為  
喪欲速貧死欲速朽而有子以為非君子之言乃孔  
子則有所由發也善乎有子之知孔子也語曰締自  
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易曰觀盥而不薦語曰吾  
豈匏瓜也哉安能繫而不食曰言者可得為同歟王  
天是二者其言則同而其所以  
弼之於易可以為深矣然因其  
使學者不得不惑亦不可不辨



問古之作者苟非聖人皆有所值  
其長則已苛二者皆非所謂善也  
正知人之不正以人之不正知其  
身之有所未正也  
既以正人又反以正己此所以寡  
過而成名也昔者  
韓子論荀揚之疵而韓子之疵有  
世於荀揚荀卿譏  
六子之蔽而荀卿之蔽不下於六子  
班固之論子長  
也以為是非謬於聖人而范曄之論  
班固也以為目  
見毫毛而不見睫自今而觀之不知  
范氏之書其果  
逃於目睫之論也與其未也而莫或  
正之故願聞數  
子之得失非務以相高而求勝蓋亦  
樂夫儒者之以

道相正也

永興軍秋試舉人策問一首

問昔漢受天下於秦因秦之制而不害為漢唐受天  
下於隋因隋之制而不害為唐漢之與秦唐之與隋  
其治乱安危至相遠也然而卒無所改易又況於積  
安久治其道固不事變也世之君子以為善人為邦  
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病其說之不效急於有功而歸  
咎於法制是以頻年遣使冠蓋相望於道以求民之  
所患苦罷去茶禁歸之於民不以刑獄委任武吏至  
於考功取士皆有所損益行之數年卒未見其成而



紛紛之議爭以為不便嗟乎此特其小者耳事之可  
變將復有大於此者今欲盡易天下之驕卒以為府  
兵盡驅天下之異教以為齊民盡覈天下之惰吏以  
為考課盡率天下之游士以為農桑其為拂世厲俗  
非特如今之所行也行其小者且不能辦則其大者  
又安敢議然則是終不可變歟將變之不得其術歟  
將已得其術而紛紛之議不足卹歟無乃其道可變  
而不在其迹歟所謂勝殘去殺者其卒無效歟願條  
其說

國學秋試策問二首

問所貴乎學士大夫者以其通古今而考成敗也昔  
之人嘗有以是成者我必襲之嘗有以是敗者我必  
反之如是其可乎昔之為人君者患不能勤然而或  
勤以治亦或以亂文王之日吳漢宣之厲精始皇之  
程書隋文之傳餐其為勤一也昔之為人君者患不  
能斷然而或斷以興亦或以衰晉武之平吳憲宗之  
征蔡符堅之南伐宋文之北侵其為斷一也昔之為  
人君者患不信其臣然而或信以安亦或以危秦穆  
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  
盧其為信一也此三者皆人君之所難有志之士所



常咨嗟慕望曠世而不獲者也然考此數君者治亂  
興衰安危之效相反如此豈可不求其故歟夫貪慕  
其成功而爲之與懲其敗而不爲此二者皆過也學者  
將何取焉按其已然之迹而詆之也易推其未然之  
理而執之也難是以未及見其成功則文王之勤無  
以異於始皇而方其未敗也符堅之斬與晉武何辨  
請舉此數君者得失之源所以相反之故將詳議  
問古者以民之多寡爲國之貧富故管仲以陰謀傾  
魯梁之民而商鞅亦招三晉之人以并諸侯當周之  
盛時其民物之數登於王府者蓋拜而受之自遠以

來丁口！蕃息與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其貢賦輸  
籍之法必有可觀者然學者以其得天下不以道又  
不過再世而亡是以鄙之而無傳焉孔子曰不以人  
廢言而況可以廢一代之良法乎文帝之初有戶三  
百六十餘萬平陳所得又五十萬至大業之始不及  
二十年而增至八百九十餘萬者何也方是時布帛  
之積至於無所容資儲之在天下者至不可勝數及  
其敗亡塗地而洛口諸倉猶足以致百萬之衆其法  
豈可少哉國家承平百年戶口之衆有過於隋然以  
今之法觀之特便於徭役而已國之貧富何與焉非



徒無益於富又且以多爲患生之者寡食之者衆是以公私枵然而百弊並生夫立法創制將以遠迹三代而曾隋氏之不及此豈可不論其故哉

試館職策題三首

問傳曰秦失之強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至其後世有寢微之憂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而其末流亦有爭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三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皆不免於衰亂其故何哉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爲治不同同歸于仁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

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漢文寬仁長者至於朝廷之間耻言人過而不聞其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責過甚之失何脩何咎苟以及此願深明所以然之故而條具所當行之事悉著于篇以備採擇

問古之君子見禮而知俗聞樂而知政於以論興亡之先後考古以詔今蓋與士大夫之職而人主與群臣之所欲聞也請借漢而論之西漢十二世而有道



之君六維成哀失德禍不及民宜其立國之勢彊固  
不也而王莽以斗筭穿窬之才談笑而取之東漢自  
安順以降日趨於衰亂而相靈之虐甚於三季其勢  
宜易動而董呂一表皆以絕人之姿欲取而不敢曹  
操功蓋天下其才百倍王莽盡其智力終身莫能得  
夫治亂相絕而安危之效相反如此願考其政察其  
俗悉陳其所以然者

問國家及閑暇無事時闢三館以儲士既命丞弼之  
臣各舉其所知又詔有司發策而訪焉非獨以觀子  
大夫之能抑欲聞天下之要務決當今之滯論也官

冗之弊久矣而近歲尤甚文武之吏待次於都下者  
幾數千人坐視而不救歟則下有食貧失職之歎裁  
損入流減削任子以救之歟則上有傷恩失士之憂  
河朔之民不安其居久矣一遇水旱則扶老攜幼轉  
徙而南下下令而禁之歟則民違死而趨生令必不行  
聽其南而不禁歟則河朔漸空而流民聚於南方有  
足憂者河自近歲屢決而西聽其西而不塞歟則汎  
濫千里農民失業塞而歸之故道與則水亦必聽或  
至於齧壞都邑此三者皆安危之所係利害相持而  
未決者也子大夫講之熟矣願聞其說



省試策問二首

問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  
正君而國定君子之至於斯也亦可謂用力省而成  
功博矣 陛下嗣位於今四年未言而民信之無爲  
而天助之雖羣臣有司不足以識知盛德之所在然  
竊意其萬一殆專以仁孝禮義好生納諫治天下也  
子大生於此時而又以德行道教實與于廷將必  
有意於孟子之言正君而國定願聞所謂一言而興  
邦修身而天下服者夫堯舜尚矣學者無所復議自  
漢以來道德純備未有如文帝者也今考其行事而

可疑者三上林令吏之不才而虎圈畜夫才之過人  
者也才者見而不錄不才者置而不問則事之不廢  
壞者有幾然則兵偃刑措何從而致之南越不臣寵  
以使者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自  
立以邀旄鉞者何異不幾於姑息苟簡之政歟傳曰  
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文帝不見其主自以  
爲過之既見不如也文帝豈霸者歟帝自以爲不如  
而魏文帝乃以爲過之此又何也抑過之爲賢歟將  
自謂不如爲賢歟漢文之所以爲文殆以是三者而  
可疑如此故願與子大夫論之以待上問而發焉



問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  
訓之文武之功未有不以得人而成者也仲尼旅人  
也而門人可使南面重耳亡公子也而從者足以相  
國漢之得人盛於武宣皆拔之芻牧之中而表之公  
卿之上世主不以為疑士大夫不以為嫌者風俗厚  
而論議正也宋蔡廓為吏部尚書黃散以下皆得自  
用而廓以為薄已今自宰相不得專選舉一命以上  
皆付之定法此何道也昔常袞當國雖盡公守法而  
賢愚同滯天下譏之及崔贍孫相不及一年除吏八  
百多其親舊號稱得人故建中之政幾同正觀夫使

宰相守法如常袞則不免以賢愚同滯之譏用人如  
貽孫則必有威福下移之必欲望得人於微陋之中  
而成功於繩墨之外豈不惟哉子大未學優而求用  
者也當何施於今而免於二者願極言之  
問歷觀前世天下初定民休息下既厭亂而思  
上方虛心而無作是以公當溢刑罰清省及其又  
安無變則今者喜名智者自功生事以為然無病而  
自灸則天下騷然則原力而民始病矣自漢以來  
鮮不由此漢初置郡不過十而文景之化幾致刑  
措及唐中葉列三百州為四百餘而政益荒是時



宿兵八十餘萬民去為商  
常十五天下常以勞苦之  
流弊之極元和中乃命  
絳一切蠲減凡首冗官八  
紓而上下相安無刻核之  
雖六聖相授求治如不及  
首驕兵冗官之費宗室貴  
十倍於往日矣安視而不  
以義而裁之歟則有拂逆  
四子者何獨能之子大夫  
情之患夫元和之世彼  
十歟則有民窮無告之憂

救此之道當講其要願  
省詒宗室策  
首

問昔周之盛時其卿士  
則其子弟也至兩漢  
室最近而易考武略如道  
不可以一二數而以宰相  
盛也建隆以來不以之車  
身不試先帝獨見遠瞻  
肇開選舉之路蓋十有餘  
膏梁而治簿書者固不為  
然名字暴著可以追配



古人者蓋未之見焉意者以畏慎然而不自獻與將  
教養選舉之法有所欽而明歟其志著于篇以俟  
採擇

東坡文集卷之二十一

東坡集卷第二十二  
雜文二十二首

明正一首

雜說一首

日喻一首

問養生一首

怪石供一首

後怪石供一首

書劉庭式事一首

書以武襄事一首



書孟德傳後一首

書六一居士傳後一首

書邱邱傳後一首

書鮮于子駿楚詞後一首

書游湯泉詩後一首

書歐陽公黃牛廟詩後一首

書蒲永昇畫後一首

書樂毅論後一首

書韓魏公黃州詩後一首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一首

書唐氏六家書後一首

書篆隸後一首

書吳道子畫後一首

書朱象先畫後一首

明正一首

送于存步  
官東歸

世俗之患患在悲樂不以其正非不以其正其所取以  
為正者非也請借子以明其正子之失官有為子悲如  
子之日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子之為子悲者乎子  
之所以悲者惑於得也父兄妻子之所以悲者惑於愛  
也惟不與去於已者則不惑亦不惑夫惑則悲不惑則



不悲人宜以感者為正歟抑將以不感者為正歟以不  
感者為正則不悲者正也然子亦有所樂者曰吾之所  
以為吾皆豈以是哉雖失是其所以為者猶存則吾  
猶可樂焉已而不樂又從而悲之則亦不樂矣夫天下之  
凡愛我者之悲而不釋夫天下之凡惡我者之喜也夫  
愛我而悲惡我而喜是知我之粗也樂也所以為吾者  
存是自知之深也人不以自知之深為樂而以知我之  
粗者為正是得為正也歟故吾願為子之正子將終  
身樂而不悲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雜說一首送張璠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  
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  
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  
糝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  
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耨銓艾相尋於其上者如  
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  
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  
也其平居所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  
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  
於克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



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為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日喻一首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

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為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鍾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為致也歟南方多没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



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  
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  
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没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  
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  
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者以  
經術取士士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  
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問養生一首

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  
見天地之為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

不以為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  
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使  
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何謂安曰吾嘗  
自牢山浮海達于淮遇大風為舟中之人如附於桔槔  
而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反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  
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  
為故凡病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蛆人之見者必嘔也  
其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八珍者必  
噍言糞穢者必唾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唾與噍何從生  
哉果生於物乎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



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靜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而時省觀焉

怪石供一首

禹貢青州有鈇松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玉者今齊安江上往往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豈古所謂怪石者耶凡物之醜好生於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覆為怪矣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於口

使吾為之不已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人真以為巧也雖然自禹以來怪之矣齊安小兒浴於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既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棗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為群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為供禪師嘗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淪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尺璧與瓦礫等而况此石雖然願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強為一笑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辦衣服飲食卧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為供蓋自蘇子瞻始



時元豐五年五月黃州東坡雪堂書

後怪石供一首

蘇子既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諸石蘇子聞而笑曰是安所從來哉予以餅易諸小兒者也以可食易無用予既足笑矣彼又從而刻之今以餅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與餅何異參寥子曰然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言者亦幻也夫幻何適而不可舉手而示蘇子曰拱此而揖人人莫不喜戟此而詈人人莫不怒同是手也而喜怒異世未有非之者也子誠知拱戟之皆幻則喜雖存而報亡刻與不刻無不可者蘇子大笑曰

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凡二百五十并二石槃云

書劉庭式事一首

予昔為密州殿中丞劉庭式為通判庭式齊人也而子由為齊州掌書記得其鄉閭之言以告予曰庭式通禮學究未及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既約而未納幣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疾兩目皆盲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決之矣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偕老盲女死於密庭式喪之逾年而哀不衰不肯復娶予偶問之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子娶盲女與之偕老義也愛從何生哀從何出乎庭式



曰吾知喪吾妻而已有目亦吾妻也無目亦吾妻也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九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為妻也耶予深感其言曰予功名富貴人也或笑予言之過予曰不然昔羊叔子娶夏侯霸女霸叛入蜀親友皆告絕而叔子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君子是以知叔子之貴也其後卒為晉元臣今庭式亦庶幾焉若不貴必且得道時坐客皆憮然不信也昨日有人自廬山來云庭式今在山中監太平觀而目弈弈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往復六十里如飛絕粒不食已數年矣此豈無得而然哉聞之喜甚句

以吾言之不妄也乃書以寄寄人趙果卿 式善且皆嘗聞余言者庭式字得之今在朝請即果卿字明叔鄉貢進士亦有行義元豐六年七月十五日東坡居士書

書狄武義事一首

狄武襄公者本農家子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失其姓名號鐵羅漢者聞於水滸至滸以之保伍方縛素公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釋素而縛公公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殺羅漢庶幾得活若決死者縛我未晚也眾從之公默祝曰我若具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



水數斗而活其後人無知者公薨死  
西河父老為言此元祐元年十二月  
五日與詠同館北  
客夜話及之眉山蘇軾記

書孟德傳後一首

子由書孟德事見寄余既聞而異之  
以為虎畏不懼已  
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見虎而不  
懼者則斯言之有  
無終無所試之然曩余聞忠萬雲  
置二小兒沙上而浣衣於水者虎自  
山上馳來婦人蒼  
皇沉水遊之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  
熟視久之至以首  
觸觸庶幾其一懼而兒癡竟不知怪  
兀亦卒去意虎之

食

被之以威而不懼之人威無所從施歟世言虎  
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非俟其懼也有  
人夜自外歸見有物蹲其門以為猪狗類也以杖擊之  
即逸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人非有以勝虎而氣  
已蓋之矣使人之不懼皆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  
時則虎畏之無足怪者故書其末以信子由之說

書六一居士傳後一首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  
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於  
其所弃者也烏得為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



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  
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為累而况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  
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  
之間其勢能有之而或者以為已有得之則喜喪之則  
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為一也不知其  
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為不能有其孰能置得  
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  
士猶可見也與五為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書瑯琊篆後一首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親巡東方海上

登瑯琊臺觀日出樂之忘歸徙黔首三萬家臺下列石  
頌秦德焉二世元年復刻詔書其旁今頌詩亡矣其  
從臣姓名僅有存者而二世詔書具在自始皇帝二十  
八年歲在壬午至今熙寧九年丙辰凡千二百九十五年  
而蜀人蘇軾來守高密得舊紙本於民間比今所見猶  
為完好知其存者靡滅無日矣而廬江文勛適以事至  
密勛好古善篆得李斯用華意乃摹諸石置之超然  
臺上夫秦雖無道然所立有絕人者文字之二世亦莫  
及皆不可廢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正月七日甲子記

書鮮于子駿楚詞後一首



解于子駿作楚詞九誦以示軾軾讀之茫然而思喟然  
而歎曰嗟乎此聲之不作也久矣雖欲作之而聽者誰  
乎譬之於樂變亂之極而至於今凡世俗之所用比音  
聲夷器也求所謂鄭衛者且不可得而况於雅音乎學  
者方欲陳六代之物弦匏三百五篇剗然如受金甌種  
壘盡未有不坐糖糗笑者也好之而欲學者無其師知  
之而欲傳者無其徒可不悲哉今子駿獨行吟坐思寤  
寐於千載之上追古屈原宋玉反其人於冥冥續微學  
之將墜可謂至矣而覽者不知其甚貴蓋以無足怪者彼  
必嘗從事於此而後知其難且工其不學子者以為苟然

而已元豐元年四月九日趙郡蘇軾書

書遊湯泉詩後一首

余之所聞湯泉七其五則今三子之所遊與秦君之賦  
所謂庄廬汝水尉氏驪山其二則余之所見鳳翔之駱  
公與渝州之陳氏山居也皆棄於窮山之中山僧野人  
之所浴麋鹿猿猴之所飲惟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  
甃獨為勝絕然坐明皇之累為楊李祿山所污使口舌  
之士援筆垂罵以為亡國之餘辱莫大焉今惠濟之泉  
獨為三子者咏歎如此豈非所寄僻遠不為當塗者所  
恩而後得為高人逸士與世異趣者之所樂乎或曰明



皇之累楊李祿山之汗泉豈知惡之然則幽遠僻陋之  
歎亦非泉之所病也泉固無知於榮辱特以人意推之  
可以為抱噐適用而不擇所處者之戒

書歐陽公黃牛廟詩後一首

右歐陽文忠公為峽州夷陵令日所作黃牛廟詩也軾  
嘗聞之於公予昔以西京留守推官為館閣較勘時同  
年丁寶臣元珍適來京師夢與予同舟泝江入一廟中拜  
謁堂下予班元珍下元珍固辭予不可方拜時神像為  
起鞠躬堂下且使人邀予上耳語久之元珍私念神亦  
知世俗待館閣乃爾異禮耶既出門見一馬隻耳覺而

語予固莫識也不數日元珍除峽州判官已而余亦貶  
夷陵令日與元珍處不復記前夢矣一日與元珍泝峽  
謁黃牛廟入門惘然皆夢中所見予為縣令固班元珍  
下而門外鑄石為馬缺一耳相視大驚乃留詩廟中有  
石馬繫祠門之句蓋私識其事也元豐五年軾謫居黃  
州宜都令朱君嗣先見過因語峽中山水偶及之朱君  
請書其事與詩當刻石於廟使人知進退出處皆非人  
力如石馬一耳何與公事而亦前定况其大者公既為  
神所禮而猶謂之淫祀以見其直氣不阿如此感其言  
有味故為錄之正月二日眉山蘇軾書



書蒲永昇畫後一首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皴其善者不過能為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畫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胡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頃更而成作輪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

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兄弟李懷素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品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掛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為立永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麻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元豐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夜黃州臨臯亭西齋戲書

書樂毅論後一首

魏氏春秋云夏侯玄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



通遠傳於世然以余觀之燕師之伐齊猶未及桓文之舉也而以為幾湯武豈不過甚矣乎初玄好老莊道德之言與何晏等皆有盛名然卒陷曹爽黨中玄亦不免李豐之禍晏目玄以易之所謂深者而玄目晏以神及其遇禍深與神皆安在乎群兒妄作名字自相刻畫類皆如此可以發千載之一笑

書韓魏公黃州詩後一首

黃州山水清遠土風厚善其民寡求而不爭其士靜而文朴而不陋雖閭巷小民知尊愛賢者曰吾州雖遠小然至元之韓魏公嘗居焉以誇於四方之人元之自

黃遷蘄州没于蘄然世之稱元之者必曰黃州而黃人亦曰吾元之也魏公去黃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為詩夫賢人君子天之所以遺斯民天下之所共有而黃人獨私以為寵豈其尊德樂道獨異於他邦也歟抑二公與此州之人有宿昔之契不可知也元之為郡守有德於民民懷之不忘也固宜魏公以家報從其元居耳民何自知之詩云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金錫圭璧之所在瓦石草木被其光澤矣何必施於用奉議郎孫賁公素黃人也而客於公公知之深蓋所謂教授書記者也而軾亦公之門人謫居於黃五年治東坡築



雪堂蓋將老焉則亦黃人也於是相與莫公之詩而刻之石以為黃人無窮之思而吾二人者亦庶幾託此以不忘乎元豐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汝州團練副使蘇軾記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一首

或曰龍眠居士作山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遇山中漁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此豈強記不忘者乎曰非也畫日者常疑餅非忘日也醉中不以鼻飲夢中不以趾捉天機之所合不強而自記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於一物故其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

雖然有道有藝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形於手吾嘗見居士作華嚴相皆以意造而與佛合佛菩薩言之居士畫之若出一人况自畫其所見者乎

書唐氏六家書後一首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釋智永白者誤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禪師書也云謹此代申此乃唐末五代流俗之語耳而書亦不工歐陽率更書妍緊拔羣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歎曰彼觀其書以為魁梧奇偉人也



此非知書者凡書象其為人率更貌寒寢敏悟絕人今  
觀其書勁峻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  
雜隸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  
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  
攷其實恐劉洎末年褊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譖也若不  
然馬周明其無此語太宗獨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殆  
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辨也張長史草書頽然  
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  
書者或不能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  
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

長史真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  
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  
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  
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  
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  
其神情終有睚眦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韓  
子所謂竊斧者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  
之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黃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  
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為我略評之而書其後林夫  
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於予何哉此又未可曉也元豐



四年五月十一日眉山蘇軾書

書篆隸後一首

榮陽鄭惇方字希道作篆隸六卷字義一篇凡古今字說班揚賈許二李二徐之學其精者皆在間有未盡傳以新意然皆有所考本不用意斷曲說其疑者蓋闕焉凡學術之邪正視其為人鄭君信厚君子也其言宜可信余嘗論學者之有說文如醫之有本草雖本草金石各有本性而醫者用之所配不同則寒溫補瀉之效隨用各別而自漢以來學者多以一字考經字同義異皆欲一之彫刻采繪必成其說是以六經不勝異說而學

者疑焉孔子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則聞為小人也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則聞為君子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則比為惡而易曰地上有水比以建萬國親諸侯則比為善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則所謂和者同而已矣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若此者多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此以八字成文然猶不可一曰言各有當也而况欲以一子一之耶余愛鄭君之學簡而通故移附其後

書吳道子畫後



知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  
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  
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  
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  
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  
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  
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余於他畫或不能必其  
主名至於道子望而知其真偽也然世罕有真者如吳  
全叔所藏平生蓋一二見而已元豐八年十一月七日  
書

書宋象先畫後一首

松陵人宋君象先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曰文  
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而已昔閻立本始以文學進身  
奉蒙畫師之耻或者以是為君病余以謂不然謝安石  
欲使王子敬書太極殿榜以韋仲將事諷之子敬曰仲  
將魏之大臣理必不爾若然者有以知魏德之不長也  
使立本如子敬之高其誰敢以画師使之既千里善彈  
琴無貴賤長幼皆為彈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所在內元  
潘岳使彈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知其不可崇厚也使  
立本如千里之達其誰能以畫師辱之今宋君無求於



世雖王公貴人其何道使之遇其解衣盤餐雖余亦得  
攫攘其旁也元祐五年九月十八日東坡居士書

東坡集卷第二十三



